

# 藝術商業得兼的台灣新電影巨擘

◎陳靜修

在光復南路一個偏靜的小巷內，  
於陋巷中豐富且廣大的天地---楊德昌工作室。  
架上各類的書籍、獎座、以及牆壁上大幅的「獨立時代」電影藝術劇照，  
一面落地窗旁的書桌前。  
台造成一陣旋風。關心台灣電影發展的影迷們及交大校友一定對楊德昌充滿好奇與關  
深入了解他的創作理念。

在交大那一件事情最令你難忘？

楊德昌新電影獨立時代劇照

最記得一位大一時的國文老師陳乃超。他上課第一堂課告訴我們孔孟思想高中時已經讀過了，我要教的是跟孔孟同一時代的其他學說，例如陰陽家、法家、墨家、及其他思想的啓蒙，大一那年，開始喜歡上國文課，作文開始有色彩。

老師的教學對我是很有啓發的，我也希望我的作品對觀眾是很有啓發的。

在不同的階段，您是以什麼觀點做決定？如何取捨？還是機會來了，伸手把握？

在做大決定時，理性與感性就派上用場了。對於未來的抉擇以感性為第一順位，喜歡這樣做，就這麼選





## 神采飛揚

楊德昌向編劇閻鴻亞、場記姜秀瓊講解拍攝構想

擇；在理性方面也絕對成立的，將選擇合理化、正常化，其實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。對於選擇電應影這一行業，是累積以往對於漫畫、電影的興趣與生活經驗而成，而非草率決定的。

台灣電影圈流行「三頭文化」，拳頭、枕頭與鬼頭，但仍有一群台灣新電影的導演在為台灣的電影工業盡心力，您是其中知名的一位，您如何在商業的體制下還能堅持創作的理想，一直去做？

因為有「世界觀」。台灣的電影發展唯一的可能性是走向國際化，拳頭、枕頭與鬼頭是區域性的，美國有美國的口味，香港有香港的喜好，這種作法無法贏他們。台灣電影成本若超過市場收益的話，電影行業就沒有生存的可能。必須有「附加價值」的作品，那就是「創意」！的有創意才能在電影界佔有一席之地。

您從早期指望開始到光陰的故事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到最近的獨立時代，有人說您的風格是從拍內心戲開始轉變為文化的關懷，近年風格又趨於幽默，您個人的看法呢？受什麼的影響而轉變？

拍一部電影，就像寫一誠摯的信給朋友。大部分的商業電影是猜想他想看什麼，對我來講，我的朋友接收我的信是因為我的真情。真情是我第一個考慮的因素。

另一個考慮因素是成本的考慮，其次是國際市場。台灣的市場一直在流失，寫太多肉麻信，觀眾都麻痺了沒有感覺，電影製片失去信用了。應該用信用、品質創造市場，像中小企業一樣以專業取勝。

新媒體如衛星、有線電視發展，需要大量的軟體，市場需求大，

電影量產的可能性愈來愈大，我也希望作一些先進、專業且可以量產的電影。但有百分之八十的通俗軟體是美國人生產；但中國卻佔世界四分之一市場，如何創作產生國人文化可接收的電影形式，如何產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

商業與藝術之間一般人都認為藝術價值高者就沒有市場，有市場的都是商業味重的，您的看法？

商業跟藝術是沒有分野的，藝術是品質的意思，商業是量的意思，商業與藝術不是對立的，是一體兩面。重點就是好的產品就有市場，好的產品就像一個好人，好人不是鄉愿，而是有魅力。應用在女人身上就是長的清秀、心地善良，大家都想親近她，兼俱商業與藝術的價值。如果自己不夠好才會想要去討好別人，現今的商業電影就是如此。

## 粉墨登場

柯一正（左）與  
楊德昌（中）

拍獨立時代的中心思想、主題是什麼？

「肯定人性」！不是別人肯定你，是自己先肯定自己為人的尊嚴。人是什麼？人有什麼力量？每一個人發揮自己的力量，社會團體才有力量，如果每一個人都需要依賴別人，都需要安全感，誰可以被依賴？誰可以真正有安全感？人可以自主自立的話，真正人的關係才會發展。



這種獨立會不會形成另一種城市疏離呢？

城市的疏離是來自依賴，不是自信，自信可以跟別人分享，沒有自信、不安全時就成了封閉，不願意給，也沒有能力給。信心是來自勇氣去解決問題，有勇氣信心就會來！其實人是很好溝通很自在坦誠。

獨立時代大部份的場景都是在工作室附近拍攝，較能掌握情境或是有特別用意？

對於人的事情，同樣的情節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，地點並無特殊性，也不一定在台北市，跟很多大都市一樣，屬於在都市環境發生的事情。

一部片子從醞釀期到最後完成，花了多少時間？

一開始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，後來愈來愈深刻，愈來愈明確，不斷的修正後，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完成。

聽說您拍片時是一位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導演，您自己認為呢？



拍片現場的楊德昌

自己的事情是可以掌控的，自己沒有掌控好的，不對自己要求，怪別人是沒有意思的。其實對別人的嚴格也是對別人的愛護，寬以待人是沒有標準，可能跟鄉愿相混，模糊了事情的真相。要對一個人最殘忍的方式是不斷對他說好話，「撐死政策」嘛！

獨立時代的英文名字為「儒者的困惑」表達的是我們現在的社會狀態，使用許多西方進口的工具，在很短的時間內進入所謂現代化社會，其實很多的部份是真空的，需要時間去填補。獨立時代有很多個層次，從十五六歲看熱鬧，看劇情的角度，可以從此片中獲得滿足，但更深一層再深一層又有不同的寓意存在，最深層應該屬於文化社會的內涵。

希望觀眾看完後有何想法，有何感動？

愛的相反詞不是恨而是無動於衷，換言之喜劇的相反詞不是悲劇，只要產生情緒的激發就好了，每一個人會有不同的情緒激發，不管是喜或悲，都是一種力量。很多的產品賣的只是一種糖衣，很容易消化，很容易將你的錢從口袋了拿出來，若一個文化只有糖衣文化是很值得憂心的。

這部片子看完後讓我很感動。

其實獨立時代最後一場戲的過程是自己曾經經歷過的事，很辛苦但也很安慰，必須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。電影是一個工具，不單是攝影的技術，重要的是表達個人心境，傳達一種意念。所有的都是從內心產生，要陶冶鍛鍊的地方也是這個地方。

學長從早期的作品到近幾年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到獨立時代，風格轉變蠻大的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從長鏡頭中表達了敘事客觀的角度，獨立時代的特寫鏡頭讓觀眾比較有參與的感覺，您自己的看法呢？

牯嶺街是一個回顧的角度，獨立時代發生在現在，攝影機的鏡頭一直暗示觀眾一直就在事情中間。這部片子的挑戰性頗大，拍完這部獨立時代，給我很大的成就感。

您曾經說過，對你來說沒有困難兩個字只有問題存在，問題的存在，只需要去解決就行了。

對，其實這就是工程師的精神，為十幾年來經驗的整理歸納。

學長以前學的是電機電腦，現在美國好萊塢有一個趨勢，電影工業都和資訊業結合作電腦互動的科技，學長有沒有往這方面創作的可能？

是有這個想法。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，可以節省人力財力資源。跟我原來學的控制工程、電腦是蠻接近的，加上電影的薰陶，走至此一個方向是很自然的趨勢，電腦已經可以塑造一個完整適合的人物，可能是合成而來的演員、動作、情緒、劇情發展，完全是由電腦鍵盤掌控，以後的電影就完全是寫出來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電腦還是一種工具，創意還是由心出發由誠意出發。現在回想以前學的知識都是非常非常可貴的，很多人沒有我這麼幸運，走一條岔路反而還能如此豐收的走出來。

您對下一部片子有沒有什麼計畫？未來可能繼續發展的方向是什麼，可不可能用電腦來創作？

往電腦製作方面發展這是一個趨勢。現在，我會回到當初作漫畫的一種心態，比較活潑，年紀大了，返老還童。至於下一部電影我是希望作一個比較突破性的動作片，基本上是一個身體上的，心理上的極端表現，比較偏重生理方面的動作片，想要做一種跟目前的武裝動作片不一樣的動作片。

很多台灣新電影的導演紛紛轉行，什麼樣的動力讓你一直繼續下去？

因為喜歡。必須付出代價，但因為是自己的興趣所以我很快樂。我的生活很簡單，沒有一般人對電影圈或影藝圈的奢華印象，每天就是家庭、公司、家庭、公司，一天待在公司十四小時，早上十點到公司晚上十二點回家，和蔡琴聊聊天，隔天又上班，跟一般的中小企業一樣。

獨立時代男女主角

外界對您的形容詞多半是冷靜、客觀，之類的，能不能在訪談結束前形容一下您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？

我是一個很自信的人，對自己做的事情負責任。我希望我能達到這樣的境界。其實我是一個很簡單的人，表達方式很直接。

